

伊斯兰——真文明

(1/2) : 导言



伊斯兰是安拉启示给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于他）的宗教，是以前所有天启宗教的延续而最终达至完美境界的宗教。因此，伊斯兰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人。以下几方面的事实能说明伊斯兰的这一特性。首先，世界上还没有一部经典能像《古兰经》一样被完美地保存了下来；其次，没有一个宗教能像伊斯兰一样，为所有时代、各个阶层的人提供生活的指导。伊斯兰面向全人类，对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方向。伊斯兰已经经历了**1400多年的考验**，犹如最后一位先知、人类的领袖穆罕默德用它建立了一个理想社会那样，伊斯兰完全具备在任何时代和地方铸造理想社会的各种潜在的可能性。

在没有足够的物质利益吸引的情况下，穆圣使最顽固的敌人心悦诚服地投入到伊斯兰的怀抱，这真是一个奇迹。在伊斯兰的感召和穆圣的指导下，那些曾崇拜偶像、盲从祖先、世代为敌互争雄长的部落、践踏尊严草菅生命的野蛮民族，一跃成为了一个具有严明纪律的共同体。伊斯兰把正义作为功绩和荣誉的唯一标准，为这一民族打开了一扇高度精神文明的窗口、让他们认识到人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伊斯兰深刻影响了他们的社会、文化、道德以及商业生活。伊斯兰建立了一套符合人类天性的法律和原则。只要人的天性不发生变化，这些法律和原则就永远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时代的人类。

然而遗憾的是，西方的基督教世界没有真诚地理解和看待早期伊斯兰的成功实践，相反把伊斯兰看成了竞争对手。十字军的东侵，就是这种反伊斯兰倾向在西方迅速发展并壮大起来的最佳见证。这期间，西方世界产生了大

量歪曲和丑化伊斯兰的文学作品和所谓的学术成果。当然，也有一些以纯粹的学术研究为目的而来研究伊斯兰的学者，这些学者勇敢、客观地评价伊斯兰，揭示所谓客观公正的东方学者对伊斯兰的指控是错误的。

这里我们提供一些当代非穆斯林学者对伊斯兰的观点。真理本身不需要为自己进行辩护。但在西方，长久以来对伊斯兰的恶意宣传，已经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即使那些以公正、客观、思想自由而著称的学者也难免不受其影响。我们希望下面引用的观点，在对伊斯兰的客观评价方面，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1887年10月7日，在伍尔福汉普顿（Walverhamton）的教会会议上，圣公会牧师泰勒（Canon Taylor）发表了演说，阿诺德在《伊斯兰的传播》（Arnold in The Preaching of Islam）中引用了其中的一段话：

“伊斯兰取代了僧侣制，它给奴隶带来希望，它倡导人与人之间建立真诚的兄弟关系，它承认人性的基本要求。”

萨罗吉尼·奈杜（Sarojini Naidu）在马德拉斯出版的演说集《伊斯兰的理想》（The Ideals of Islam）中说：

“公正原则是伊斯兰最高理想中最精彩的一个内容。因为我在《古兰经》中看到的这一原则，是充满活力的一个生活原则。它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教条，而是合乎人情道德的规范，它的功用在于推动日常生活和维护整个世界和谐的前提下正常进行。”

1923年，在伦敦出版的《处在十字路口的伊斯兰》一书中，德·勒斯·奥莱利指出（De Lacy O'Leary Islam at Crossroads）：

“历史已经清楚地表明，依靠武力和宝剑，狂热的穆斯林横扫世界的说法是最不真实、最荒谬的论点，是历史学家们屡犯的一个错误。”

H·R·A·吉布在《伊斯兰的趋向》一书的第379页上指出（H.A.R Gibb Whither Islam）：

“别忘了伊斯兰依然为人类的事业发挥着作用。它挺立在近东这片土地上，在种族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方面，伊斯兰有自己的非凡的传统。在处理人类纷繁复杂的种族问题上，没有一个社会能像伊斯兰那样能如此成功地融合众多不同背景的种族，使人们得到同等的地位和机遇，以实现人类的大团结。伊斯兰依然具有调节种族和谐的强大力量和传统。如果西方和东方实现以合，取代对抗，那么，伊斯兰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欧洲人在处理与东方的关系时，能在伊斯兰中找到更多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他们团结在一起，人类

实现和平的希望必然会进一步提高。但是，欧洲如果拒绝与伊斯兰合作，必然会使双方进入军备竞赛的境地。其结果，对双方而言，都是灾难性的。”

在这里，我们乐意引用伯纳德·肖在说的话（《真正的伊斯兰》，G. B. Shaw The Genuine Islam Vol. 1, No. 81936）：

“我对穆罕默德的宗教评价很高，因为它有惊人的活力。只有这个宗教，深深吸引了我，在我不同的人生阶段，使我拥有了接受新思潮的空间。这一宗教吸引着不同世道的人们。我研究了他——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我不是一个反对基督的人，但我个人认为，他应该称为人类的拯救者。我相信，如果把现代社会专政的权力赋予他，他会成功解决现代社会的所有问题，给人类社会带来和平与幸福。我预言，就像今日欧洲接受他的信仰一样，未来的欧洲也会接受穆罕默德的信仰。”

(2/2) : 更多说明

A·J·汤因比在1948年纽约出版的《文明的考验》第205页上指出(A. J. Loynbee Civilization on Trial P. 205 New York 1948):

“穆斯林民族之间不分种族的态度，是伊斯兰世界和现代社会取得的杰出的成就之一。因此，有必要宣传伊斯兰的这一美德。”

A·M·L·斯托达德引用了《伊斯兰——所有先知的宗教》第56页上的一段话（此书由巴基斯坦-卡拉奇-巴瓦尼公主基金会出版，A. M. L. Stoddard, quoted in Islam--The Religion of All Prophets P. 56, Begum Bawani Waqf, Karachi, Pakistan）：

“伊斯兰的兴起是人类历史上确是一件令人惊奇的盛事。它起源于沙漠地区，产生于被人们忽视的一个民族中间。在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伊斯兰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它摧毁了极盛一时的帝国，战胜了原有的各种宗教，重新塑造了许多民族的灵魂，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伊斯兰世界。

“我们越仔细研究伊斯兰的发展，我们越觉得伊斯兰是个不同寻常的宗教。而其它宗教，使用战争和强权迫使被征服的人们皈依其门下，但它们赢得胜利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例如基督教依靠康斯坦丁大帝、佛教依靠阿育王、拜火教依靠波斯王居鲁士。得到了这些强权的支持，这些宗教在社会上才取得了统治地位。也正因为这些强权的支持，这些拥有世俗权力的帝王们，依照他们的意志，从这些宗教中挑选有利于维护他们统治的信条。但伊斯兰不是这样，它兴起于人烟稀少的沙漠，产生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游牧部落。它没有强而有力的人物支持，物质力量又十分薄弱，同时，还有面对物质条件

优厚的强敌。但是伊斯兰最后奇迹般地战胜了对手，后来人们亲眼目睹了伊斯兰的星月旗帜，从欧洲的比利牛斯山脉一直飘扬到亚洲喜马拉雅山脉，从中亚的沙漠飘扬到中非的沙漠。”

《基督教与穆斯林的宣传的对照》一书的作者爱德华·蒙太（1890年在法国巴黎出版Edward Montet, “La Propaganda Chretienne it Adversaries Musulmans”, Paris, 1890,）引用了T·W·阿诺德的著作《伊斯兰的传播》（1913年在伦敦出版）第413-414页的一段话（T.W. Arnold in The Preaching of Islam, London, 1913, pp. 413-414）：

“无论从词源学的角度还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总的来说，伊斯兰是符合理性的宗教。理性主义的定义完全适应于这一宗教体系，它建立的原则完全符合理性。在理性的原则上，伊斯兰建立了自己的基本信仰体系。无可否认，一系列的教义和神学理论，甚至很多迷信行为——从崇拜圣徒到使用念珠以及护身符等——都已经被嫁接到穆斯林信仰的主干上。尽管如此，从长远来看，穆斯林的待人接物，始终以先知的教诲为榜样，而《古兰经》则是基本出发点。这是伊斯兰教育的主体。穆斯林以宏伟庄严的态度，宣告“安拉独一无二”的教义，他们对自己的信仰的坚信不移，是其他宗教难以比拟的。穆斯林始终保持宗教的纯真，以明晰的语言阐明伊斯兰信条，这足以证明穆斯林从他们的学者的热情宣传中获得对伊斯兰的真切信念。这一切说明了穆罕默德已成功德履行了他的使命。“安拉独一无二”，这一信条如此简洁，完全剥离了复杂的神学理论，从而使普通人易于理解它的意义。它以如此神奇的力量，成功地迈进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并在那里扎下了根。”

W·蒙特格莫瑞（Montgomery）在《今日伊斯兰和基督教》（1983年伦敦版，W. Montgomery Watt, Islam and Christianity Today, London, 1983, p.IX）一书中指出：

“我不是穆斯林，虽然我希望我是一个穆斯林，成为一个顺从安拉的人。但我深深相信《古兰经》和伊斯兰其他观点中所表达的看法：伊斯兰蕴藏着巨大的真理，我和我的西方同事要认真学习这一真理。伊斯兰作为富有生命力的宗教，它当然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

保罗·瓦罗·马丁森在其著作《向基督教徒介绍伊斯兰》（1994年，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奥古斯堡Augsburg出版，Paul Varo Martinson (editor), ISLAM, An Introduction for Christians, Augsburg, Minneapolis, 1994）第205页上指出：

“伊斯兰是信仰纯真的宗教，这一信仰塑造了我们的邻居——穆斯林的内心世界，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态度。伊斯兰的信仰总的来说源于东方，而不是源

自西方的基督教。人们认识到基督教信仰已经深深世俗化了。然而，我们只有理解穆斯林的信仰、尊重穆斯林的信仰时，我们才能公平合理的理解伊斯兰人。要知道，在信仰对话方面，穆斯林已经成为我们的重要的伙伴。”

约翰·奥尔登·威廉斯在《伊斯兰》（1962年纽约，乔治·布里奇出版，John Alden Williams (editor), ISLAM, George Braziller, New York, 1962）一书中指出：

“伊斯兰不只是一种宗教，伊斯兰更是一种完美的生活方式。与世界上其他宗教相比，伊斯兰对其追随者有决定性的影响。穆斯林（顺从独一安拉的人）在生活中，可以说始终与安拉面对面，他的生活与宗教、政治、信仰不是无不相关。伊斯兰强调信士皆兄弟，他们密切合作以履行安拉的意志。在当代，伊斯兰是最有影响力的宗教。”

约翰·L·埃斯波西托在其著作《伊斯兰——正确的道路》（1988年，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John L. Esposito, ISLAM, The Straight Pa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8）一书的第3-4页上指出：

“伊斯兰屹立于闪米特民族之中，这是一个拥有先知的、毫不妥协的、坚持认主独一论的民族，他们坚决相信安拉的启示、安拉的众先知、道德方面的责任性以及末日的审判。穆斯林像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一样，是易卜拉欣的后裔，他们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他那里。在历史上，伊斯兰政治与基督教和犹太教保持着非常强的关系，它们之间既存在误解和冲突，也存在共同的利益。”